

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要義卷十八

宋 魏了翁 撰

大射儀三

三耦卒射公與卿大夫將射

三耦卒射賓降取弓矢于堂西　釋曰自此盡共而俟論第二番射三耦訖次公卿大夫之事但此賓先降取弓矢即升堂者以其不敢與君並俟告故下云司射告

射于公小射正取公之決拾幷授弓拂弓是君得告乃取弓矢是不敢與君並俟告也云取之以升俟君事畢者案下文云公將射則賔降適堂西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升自西階是君事畢君事畢賔降袒決遂乃更升若然賔於此不即袒決遂者去射時遠故不可即袒

大射正與司射各一小射正不止一人

小射正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　據此經上下或云大射正或云司射或云小射正不同者今行射禮大射

正一人為上司射次之或云小射正若然大射正與司射各一人據其行事小射正不止一人而已此云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於東坫上下云小射正奉決拾以笥與此一人此又云小射正授弓與取決拾别則小射正二人也云授弓當授大射正者下云大射正執弓以袂以授公明此小射正授弓者當授大射正也

大射正司正司射之同異與上注似違

大射正執弓皆以從於物注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前

解大射正與司射射別人案此注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則大射正與司正為一人又案上文司射請立司正遂立司射為司正則司射又與大射正為一人與上解似相違者以大射正與射人俱掌射事相當則大射正與司射別若通而言之射人不對大射正射人亦名大射正

鄭謂既袒乃設拾拾當在襦上

公袒朱襦卒袒云云小射正又坐取拾興贊設拾云云

案上文設決詑乃云公袒朱襦始云小臣正贊設拾拾當拾斂膚體宜在朱襦之上故鄭云既袒乃設拾拾當以韝襦上鄉射云袒決遂以其無襦故遂與決得俱時設若大夫對士射袒纁襦設遂亦當在袒後

射正順弓隈以授公公揉之觀其安危

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云云公親揉之注云揉宛之觀其安危也者案考工記弓人云其弓安其弓危者以弓弱者為危其弓強者為安則此云觀安危者謂試

弓之强弱注云隈弓淵也

獻酬皆授罰爵不授惟大夫已上授

司宫士奉豐云云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云不授者射爵猶罰爵略之者案詩云兕觥其觩旨酒思柔注云觩陳設貌觥罰爵不手授此飲射爵亦不手授故云猶罰爵也案獻酬之爵皆手授之此不手授故云略之也若然士以下飲罰爵者取於豐大夫已上皆手授尊之故下注云授爵而不奠豐尊大夫也

其三耦之內雖大夫亦取於豐者以其作三耦與衆耦同事不復殊之

不勝之黨皆飲若有數中亦得助祭

命三耦及衆射者云云　釋曰以其經云三耦及衆射者皆升飲射爵者言升之明知不勝之黨無不飲但大射者所以擇士以助祭今若罰爵在於不勝之黨雖數中亦受罰及其助祭雖飲射爵亦得助祭但在勝黨雖不飲爵若不數中亦不得助祭以其飲罰據一黨而言

取其助祭取一身之藝義故不同也

尊者西階上北面立飲不以已尊枉正罰

賔諸公卿大夫受觶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云云不可以已尊枉正罰也者正罰謂上文飲者在左勝者在右於西階之上北面跪取豐上之觶飲之是也今雖不取於豐亦於西階北面

飲公不敢用罰爵從獻酬之爵

若飲公則侍射者降洗角觶升酌散降拜　釋曰云侍

射賔也者以其賔與君對射耦自相飲故知侍射者賔也云飲君則不敢以為罰從致爵之禮也者罰爵如上文罰者飲之而已今則從燕臣致爵於君之禮下文所謂夾爵者是也但此經云角觶與上文觶皆是三升曰觶觶與角連故謂之角觶或單言角或單言觶是以禮記少儀云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爵而請不角註云角謂觥罰爵也於尊長與客如獻酬之爵又詩云我姑酌彼兕觥毛傳云兕觥角爵箋云兕觥罰爵是其角

觶兕觥皆罰爵此角觶以兕角為之非謂四升曰角者也若然此角觶對下文飲君云象觶故云角觶謂賔酌如兕自飲君即下文賔降洗象觶亦從獻酬之爵不敢復用罰爵也

君若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

司宫尊侯于服不之東北云云　釋曰自此盡侯而俟論設尊獻服不之事云不於初設之者不敢必君射也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若然此設大侯之獲者君

不射則不設之不豫設者不敢必君射棄上張侯先設大侯君射大侯張之必君射者但聖人設法一與一奪以大射者為祭擇士所以助祭人君不可不親故奪其尊使之必射故豫張大侯至此設大侯之尊君射訖乃設之者許其自優暇容有不射之理是以不射則不設射乃設之

凡祭祭肺不離肺皆不奠爵

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云祭俎不奠爵不備禮

也者祭俎者謂祭俎上肺但肺有二種此云祭是祭肺也非是離肺知者案鄉射記云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臑又曰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則此俎祭肺亦離肺若然凡祭祭肺皆不奠爵是其常云此不奠爵不備者但祭肺離肺兩有祭肺不奠爵若空有祭肺亦不奠爵今祭俎不奠爵故云不備禮

司馬師獻隷僕人等如獻服不

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隷僕人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

云巾車張大侯者舉尊者而言其參侯干侯亦張之是以上文司馬遂即量人巾車張三侯此直云大侯舉尊而言之云及參侯干侯之獲者以其上文以獻大侯服不獲者明此經獲者是糝侯豻侯可知云隸僕人巾車於服不之位受之知者以其隸僕人巾車素無其位而經云如大侯之禮明就大侯之位受獻是以鄭云功成於大侯也云不言量人者此自後以及先可知者案上張侯之時先言量人後言巾車君射之時乃有隸僕人

埽侯道受獻先言隸僕人而後言巾車是自後以及先隸僕尚得獻明量人在巾車之先得獻可知

凡繼射者命耦而已不作射不作取矢

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云云凡繼射命耦而已不作射不作取矢從初者言凡繼射命耦者前三耦卒射後大夫降至三耦之南西面北上司射東面于大夫西北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云云至公即席後

賓升階復位還筵而後卿大夫繼射後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注云諸公卿言取弓矢衆言釋獲互言也

鼓為樂節今投壺篇猶具存

司射命曰不鼓不釋注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筭鼓亦樂之節　釋曰引學記者證鼓得與樂為節之事云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者射之鼓節多少無文案今禮記投壺篇圖出魯鼓薛鼓云取半以下為投壺節盡用之為射節是其投壺存者云周禮射節天子九以下者

是射人樂師皆有此文

貍首即曾孫之詩

樂正命大師曰奏貍首間若一注貍首逸詩曾孫也貍之言不來也　案騶虞采蘋是篇名貍首篇名可知射義下文諸侯君臣盡志於射又云故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小大莫處御于君所注云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正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上云貍首下云曾孫曾孫章頭也

彼注以燕以射先行燕禮乃射是也云間若一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者謂九節七節五節中間相去或希疏或𥨊數中間使如一必疏數如一者重此樂故也

大夫雖無俎賓及公卿皆送俎故亦降

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大夫降復位注門東北面位　釋曰云大夫降者大夫雖無俎以賓及公卿皆送俎不可獨立於堂故降復位云門東北面位者謂初小臣納卿大夫門東北面揖位案下文賓諸公

卿皆入門東面北上謂在西階下知大夫不復在西階下位者以其言復位者復前位其西階下舊無位

大射先燕燕法牲用狗羞用鱉鯉等

羞庶羞注羞進至鶉鴽　釋曰知有膳肝膋者此大射先行燕禮燕法其牲唯有狗又案内則云肝膋取狗肝一幪之以其膋濡炙之舉燋其膋不蓼注云膋腸閒脂故知此羞中有肝膋也又知有狗胾醢者以其公食大夫有牛胾炙羊胾炙豕胾炙此燕無三牲故知胾醢亦

用狗知有魚鱉膾鯉者案六月詩云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又云飲御諸友魚鼈膾鯉故知有此也公食大夫有王事之勞乃有之故六月詩鄭注以吉甫遠從鎬地來又日月長久今飲之酒使其諸友恩舊者侍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是有王事之勞乃有之無王事之勞則無故公食大夫不見也又知有雉兎鶉鴽者公食大夫二十豆有此四者

二升觚獻大夫三升觶獻士用小者尊

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觶主人拜送

釋曰自此盡奠于篚論獻士及祝史等之事云獻士用觶士賤也者言獻士用觶對上獻大夫已上觚觚二升觶三升用大者賤用小者尊

賔為士舉旅行酬因媵觶于公

賔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云云自此盡旅酌論賔舉爵為士舉旅行酬之事注賔受至再拜

釋曰云賔受公賜多矣禮將終宜勸公序厚意也者上文

為賓為卿為大夫舉旅皆臣自致爵今此其賓為士舉
旅行酬因得為賓致爵於君

階下位無席户牖間位則有席

賓降洗象觚升酌膳云云賓升成拜公答拜賓反位自
此以前賓位在西階下東面無席户牖之間位則有席
此賓升成拜不言降反位明反位者反於户牖之間席
位云此觚當為觶者凡旅酬皆用觶獻士尚用觶故知
觚當為觶下經觚亦當為觶

凡受酬拜後就席坐行酒漢時亦然

公坐取賓所媵觚興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拜乃就席坐行之坐行之注若今坐相勸酒

堂上旅皆坐酬士立堂下故大夫興酬

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云興酬士者決向堂上相旅皆坐相酬執爵者行之大夫未能受酬者輒興西階上故鄭云士立堂下與

上坐者異也

士旅酬祝史以下于西階上

士旅于西階上辯注祝史小臣師旅食皆及焉　釋曰鄭知祝史以下皆得旅酬者前得獻祝史與旅皆得獻明此旅酬得之可知

士賤不坐無執爵者故以次自相酬

士旅酌注旅序至爵者　釋曰云無執爵者對上文卿大夫等有執爵者以其坐故也士無執爵者以其賤不

坐故以次自酌以相酬無執爵者也

公食堂上夾北有宰位射禮無

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於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云庶子內小臣位在小臣師之東者案公食堂上夾北有宰夫內宰在東北此射禮堂上夾北無宰位又案執事者堂上又非樂人不得在樂正位以其與小臣師同名小臣故知小臣師之東也又云少退西上者見公食在宰東北少退故知此亦少退知西上者以此位皆西上

故也

凡行酬即轉爵遞飲猶待公卒爵乃飲無筭爵云云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

案凡行酬之法轉爵遞飲今膳散兩有宜得即飲猶待公卒爵乃飲猶代飲然明惠從公來嫌得即飲不代故著嫌必卒爵然後飲故曰嫌不代

於此無升成拜以將醉正臣禮

賔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至升反位注升不

成拜云於例臣於堂下再拜稽首得小臣以君命辭其拜不成當升成拜今直升不成拜者以其拜於下是臣之正禮故鄭云於將醉正臣禮

公不送賓賓禮訖正臣禮

公不送注臣也至禮也　釋曰案燕義云使宰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亢禮鄉來安燕交歡君若送之是臣與君亢禮故君不送賓也故燕禮注云賓禮訖臣禮是也

燕在路寢次射于郊學故末云公入驁

公入驁注驁夏至入也　釋曰云驁夏亦樂章也者案周禮鐘師有九夏皆樂章其中有驁夏云此公出而言入者射宫在郊以將還爲入者天子射在虞庠周之小學在西郊案鄉射記於郊則閭中鄭注云諸侯大學在郊是諸侯大射所故言入射宫在郊以將還爲入也鄭知燕在路寢者燕禮記云燕朝服於寢與羣臣賓客燕不合在燕寢故知從路寢

大射三番多依鄉射故不重釋

此篇所觧多不具者以其諸侯大夫射先行燕禮大射三番多依鄉射是以與禮同者於此不復重釋之也

儀禮要義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要義卷二十九 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李陽棫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陳煜

欽定四庫全書

儀禮要義卷十九

宋 魏了翁 撰

聘禮一

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聘

聘禮第八 鄭云大問曰聘者則此篇發首所論是也云久無事者案下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注云事謂盟會之屬若有事事上相見故鄭據久無事而

言云小聘使大夫者下經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為介三介是也周禮曰者大行人文鄭彼注小聘曰問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時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刑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然歲相問殷相聘聘義所云比年小聘三年大聘是也大行人云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聘義上公七

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諸侯之卿介各下其君二等者也若小聘曰問使大夫又下其卿二等此聘禮是侯伯之卿大聘以其云五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又云入竟張旜孤卿建旜據侯伯之卿之聘者必見侯伯之卿聘者周公作經互見為義此見侯伯之卿大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上公之臣公食大夫俎實云倫膚七據子男之臣是各舉一邊而言明五等俱有是其互見為義也

因朝於三卿中選可使者

聘禮君與卿圖事注謀聘故至謀事者必因朝云云言及可使者謂於三卿之中選可使者即經云遂命使者是也其總三事皆須謀者也言謀事者必因朝者欲取對衆共詢之意云其位君南面已下知面位然者此儀禮之内是諸侯三朝燕朝燕禮是也又射朝大射是也不見路門外正朝正朝當與二朝面位同案燕禮大射皆云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公降階南面揖之是以

知正朝面位然也若天子三朝射人見射朝司士見正朝不見燕朝以諸侯正朝與燕朝同明天子燕朝亦與正朝同也

使者既在謀内猶見宰問所之

遂命使者注既謀其人因命之　云聘使卿者以其經云及竟張旝周禮司常云孫卿建旝故知使卿也若然使者自在謀内審知所聘之國遠近何以下記云使者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鄭注云古者君臣謀密

草創未知所之遠近問行用多少但所謀之時經云出聘不言其國使者不得審知故更問之是以左氏吳公子季札遂聘齊晉衛鄭之等下文云無行則重賄反幣是亦有歷聘之事也

諸侯以司徒為冢宰

宰命司馬戒衆介介皆逆命不辭注逆猶受也　釋曰天子有六卿天地四時之官是諸侯兼官而有三卿立地官司徒兼冢宰立夏官司馬兼春官立冬官司空兼

秋官是以左氏杜泄云吾子為司徒叔孫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故禮記内則云后王命冢宰降徳于衆兆民鄭云周禮冢宰掌飲食司徒掌十二教今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為三或兼職焉是其諸侯并六卿為三諸侯以司徒為冢宰義與此同宰上卿貳君事諸侯謂司徒為宰者也云士屬司馬引周禮者案司士屬司馬而云作士適四方使為介諸侯之司馬亦然故引以證諸侯司馬戒衆介也云不辭者是其副使之賤

者故不敢辭

宰書聘幣幣稱其邦之大小

宰書幣注書聘云云宰又掌制國之用　宰即上命司徒兼官者也云書聘所用幣多少也者謂聘鄰國享君及夫人問卿之等幣周禮司儀云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為之幣以其幣為之禮鄭云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

先行之日夕幣

及期夕幣　釋曰自此盡受書以行論陳幣付使者之事云夕幣先行之日夕知者下云厥明釋幣于禰是行日明此夕是先行之日夕也云視之者正謂賔及衆介視之故下云使者朝服帥衆介夕注云視其事是也

管人布幕以承幣於外朝

管人布幕于寢門外　云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者案天官有掌舍掌次幕人等掌次云有邦事則張幕設案掌舍職云為帷宮設旌門又幕人云掌帷幕幄帟綬

之事鄭云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幕或在地展陳于上即此布幕是也館人即彼掌舍以諸侯兼官故鄭總言之也云幕以承幣者即下文官陳幣是也云寢門外朝也者謂路門外即正朝之處也下記云宗人授次以帷則館人與宗人共掌之若賓客則宗人掌之也

官陳享幣不陳璧琮無皮則用馬

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云云

云官陳幣者即上文官具者也館人布幕於地

官陳幣於其上云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玄纁也者所奉謂後享時奉入以致命故知是以下文享時所致束帛加璧以享君玄纁加琮以享夫人鄭不言璧琮者璧琮不陳厥明乃授之也云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者主用皮謂有皮之國國無皮者乃用馬故下云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言則者或用馬也記云皮馬相間可也注間猶代也土物有宜也

君在路寢聽政宰入告具

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入路門而告宰朝在路門外故知入路門至路寢而告君以其在路寢聽政處故也

史展幣授宰宰告備故也

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公揖入云史展幣畢以書還授宰者以其宰在幕東西面史居前西面讀書展幣展幣訖明廻還授宰宰以書授使者展幣授使者訖禮畢故入於寢也

賔介將行釋幣于禰反則釋奠

厥明賔朝服釋幣于禰注告為君使也賔使者云云

釋曰自此盡亦如之論賔與上介將行告禰之事云朝服者卿大夫朝服祭故還服朝服告也云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者案禮記曾子問云孔子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禰注云皆奠幣以告之是諸侯出告羣廟案彼下文又云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是天子與諸侯同告羣廟之事云

大夫告禰而已者大夫三廟降天子不得並告故直告禰而已若父在則告祖知者下記云賜饔唯羮飪筮一尸若昭若穆注云筮尸若昭若穆容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禰以此言之明初行時父在釋幣於祖廟可知案昭元年楚公子圍聘於鄭云布几筵於莊共之廟而來服氏云莊謂楚莊王圍之祖共王圍之父是大夫並告羣廟者彼不告聘直告娶故得並告古者大夫得因聘而娶故傳云且娶於公孫段氏是也云凡釋幣設

洗盥如祭者案曾子問云凡告用牲幣注云牲當為制則告無牲直用幣而已但執幣須潔當有洗而盥手其設洗如祭祀之時亦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必知無祭事者下文還時云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觴酒陳鄭云行釋幣反釋奠略出謹入是其差也

使者稱賔入廟中更云主人

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云云　云更云主人

者廟中之稱也者上云賓至此更云主人是廟中之稱
故特牲少牢皆稱主人對聘稱賓也
帛錦十卷名束脯亦曰束制幣文尺異
釋幣制玄纁束奠于几下出　云凡物十曰束者案昏
禮玄纁束則每卷二丈自餘行禮云束者每卷一丈八
尺為制幣帛錦十卷者皆名束至於脯十脡亦曰束故
云凡物十曰束也云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者言率
皆如是也玄三纁二者象天三覆地二也云朝貢禮云

純四只制丈八尺者純謂幅之廣狹制謂舒之長短周禮趙商問只長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大廣非其度鄭玄答云古積畫誤爲四當爲三三咫則二尺四寸矣雜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卷二丈若作制幣者每卷丈八尺爲制合卷爲匹也

釋幣于行行神在廟門西

又釋幣于行　釋曰云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者此謂平治道路之神云古人名未聞者謂古人教人行

道路者其人名字未聞云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者月令祀行是也言此者欲見大夫雖三祀有行無常祀因行使始出有告禮而已至於出城又有軷祭祭山川之神喻無險難也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者祭法文云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者檀弓文案彼云掘中霤而浴毀竈以綴足及葬毀宗躐行出于大門殷道也下文周柩入毀宗雖不云躐行亦有行可知所毀者毀廟門西而云躐行明行神在廟門西矣不云埋幣可知者

承上宗廟埋之此亦埋可知云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者鄭以行神無正文雖約檀弓猶引漢法為況乎者猶疑之矣若然城外祭山川之神有軷壤是月令冬祭行注云行在廟門外之西為軷壇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是也

賓釋幣訖不復入介待賓大門外

上介及衆介俟於使者之門外　自此盡斂旜為使者與介向君朝受命即行之事知待於門外東面北上者

上云賔釋幣訖不復入明介待賔於大門外賔出則向君也言東面北上者依賔客門外之位

使介受命于朝謂臯門外非路門外常朝位

使者載旜帥以受命于朝　云至于朝門者凡諸侯三門臯應路路門外有常朝位下文君臣皆朝列位乃使卿進使者乃入至朝即此朝門者臯門外矣知北面東上者還依展幣之位也

賈人取圭垂繅授宰繅有二種

賈人西面坐啓櫝取圭垂繅不起而授宰　云其或拜則奠于其上者故覲禮記云奠圭于繅上是也但繅有二種一者以木為中幹以韋衣之天子五采公侯伯三采子男二采采為再行下記及典瑞皆有其文此為繅也下記云絇組尺及曲禮下文執玉其有藉者則裼鄭亦謂之繅若韋版為之者奠玉於上此則無垂繅屈繅之事若絇組為之者所以繫玉於韋版使不失墜此乃有屈垂之法則此經所云者是也案向來所注皆以韋

版繅藉解之者鄭意以承玉及繫玉二者所據雖異所用相將又同名為繅是以和合解之故以韋版為之者以解絇組之繅也

使者受聘君圭享君璧聘夫人璋享琮

受享束帛加璧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　此經中三事上經已受聘君圭此經受享君束帛加璧又受聘夫人璋又受享夫人琮案上文夕幣時云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鄭注云奉所奉

以致命謂束帛及玄纁也則知所陳直陳束帛及玄纁不陳璧琮是以此經受璧而連言束帛玄纁者以其享時束帛加璧於其上玄纁加琮於其上以相配之物故兼言束帛玄纁若然璧琮右受者以其璧琮與圭璋同類尊之故也云帛今之璧色繒者周禮大宗伯云孤執皮帛鄭注亦然又案宗伯云以蒼璧禮天下云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幣即幣帛禮天之璧用蒼色則幣帛之色亦蒼色是璧色繒於漢時云璧色繒者亦因周法則此

束帛亦與璧色同以其相配但未知正用何色耳云聘用璋取其半圭知半曰璋者案周禮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以上向下差之以兩圭半四圭圭璧半兩圭璋邸射又半圭璧是半圭曰璋也云圭璋特達瑞也者聘義云圭璋特達德也鄭云特達謂以朝聘也言瑞者大宗伯云以玉作六瑞公執桓圭以下皆是瑞故尚書云班瑞於羣后言特達者不加束帛也

舍於郊謂脫舍朝服服深衣而行

遂行舍於郊　釋曰受命則行故云遂行言於此脫舍衣服乃即道者上文云賓朝服告禰及遂朝君受命至此衣服未改鄭注云吉時道路深衣則此脫舍朝服服深衣而行引曲禮者見受君命及君言言别有告請之事遂行舍於郊則彼云不宿于家也

諸侯相聘有假道周衰天子亦假道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

帥注帥猶道也　釋曰自此盡執策於其後論過他國竟假道之事云諸侯以國為家不敢直徑者案左氏傳僖三十三年秦師襲鄭不假道於晉為晉所敗是其不假道直徑過天子之師行過無假道以其天子以天下為家所在如主人故也天子微弱則有之是以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問

主國致餼諸經釋餼鄭望文為義

餼之以其禮上賔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　釋曰此謂主國所致禮云凡賜人以牲生曰餼者言凡者總解諸文案此下經云主國使卿歸饔餼五牢云飪一牢腥二牢餼二牢陳于門西鄭注云餼生也牛羊右牽之豕東之是牲生曰餼上介及士亦皆牲生為餼論語云告朔之餼羊鄭注亦云牲生曰餼春秋傳云餼臧石牛服氏亦云牲生是凡牲生曰餼春秋僖三十三年鄭皇武子云餼牽竭矣服氏以為腥曰餼以其對牽故以餼為

腥詩序云雖有牲牢饔餼鄭云腥曰餼以其對生是活
故以餼為腥又不為牲生者鄭望文為義故注不同也
餼猶稟也給也者於賔為稟稟受也於主人為給給賔
客也云以其禮者尊卑有常差常差者上賔上介牲用
大牢經不言上介知與賔同大牢者若上介與羣介同
當為介皆少牢是以下文大夫餼賔云上賔上介皆大
牢米八筐衆介皆少牢米六筐是上介與賔同之義也
云米皆百筥以下盡二十車皆約下文君使卿致饔餼

未至主國習入廟聘享之禮

未入竟一肄　釋曰自此盡私事論雖未至主國預習聘享威儀之事此與下文為目所習之禮事在下云謂於所聘之國者鄭解未入境案覲禮與司儀同為壇三成宮方三百步此則無外宮其壇壝土為之無城又無尺數象之而已云帷其北宜有所向依者雖不立主人賓介習禮宜有所向故帷其北也云無宫不壝土畫外

垣也者不壇土爲宫是畫外垣垣牆壇土爲外牆土今則不畫宫也此所習之禮不習大門外内及廟門内之禮者以其於外威儀少而易行故畧之但習入廟聘享揖讓升降布幣授玉之禮是以直云北面西上之位也注云入門左之位者案下文云賔入門左介皆入門右

習聘享皆公事致命者不習私事

習享士執庭實注士士至之節　釋曰享時庭實旅百獻國所有非止於皮知所執是皮者以其金龜竹箭之

等皆列之於地不執之所執者唯有皮云習夫人之聘

享亦如之者以其行聘君訖則行聘夫人行享君訖即

行享夫人還君受之一如受君禮故云亦如之也云習

公事者謂君聘享夫人聘享及問大夫皆致君命故鄭

云公事致命者是以下文行君聘享及夫人聘享訖擯

出請賔告事畢鄭注云公事畢又問卿時云卿大夫升

堂北面聽命賔東面致命鄭注云致其君之命皆公事

致命者也私事者謂私覿於君私面於卿大夫故下文

賓覿入門右注云私事自闑右爲若降等然是也若然大夫之幣不在朝付之至郊乃付之避君禮不謂非公事

及竟張旜明事在此國

及竟張旜誓　釋曰自此盡入境斂旜論賓至主國之境謁關人見威儀之事云張旜明事在此國者以其行道斂旜及境張旜明所聘之事有此國故張旜以表其事也是以鄭云明事在此國也云張旜使人維之者案

節服氏掌祭祀朝覲六人維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但大常十二旒人有六則一人維持二旒鄭云維之以縷用線維之大夫無文諸侯四人不依命數大夫或一人或二人維持之

使謁闗人闗告司闗闗告

乃謁闗人　釋曰古者境上為闗者王城十二門則亦通十二辰辰有一門一闗諸侯未知幾闗魯廢六闗半天子則餘諸侯亦或然也云闗譏異言案王制云闗幾

而不征注亦云幾幾異服異言二注皆無正文案周禮司門云幾出入不物者注云不物衣服視占不與衆同鄭以出入不物幾之則不物中含有此異服異言云衣服視占不與衆同則是異也但周禮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又云每關下士二人但司關爲都總主十二關居在國都每關下士二人者各主一關今所謂關人者謂告每關關人來告司關司關爲之告王故司關職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爲之告

闈人問從者幾人即知大聘小聘

闈人問從者幾人　釋曰不問使人而問從者闈人卑者不敢輕問尊者故問從者云欲知聘問者問得從者即知使者是大聘亦知使者是小聘知者以君行師從一州之民卿行旅從一黨之人若大夫小聘當一族之人百人也且謂有司當共委積之具者賔客入竟當於廬宿市設少曰委多曰積問從者幾人當為卿行旅從對今不云而以介與受命者對是謙也聘禮上公之使

七介至三介皆禮記聘義文

入竟又歛旜乃展幣者

入竟歛旜乃展　釋曰自此盡賈人之館論三度展幣之事云重其事者亦恐有脫漏失錯故云重其事不可輕也歛旜變於始入者上及竟張旜注云事在此國也此則入竟後乃歛歛之者謂若初出至郊歛旜鄭云行道耳未有事也此亦及竟亦有事於此國張之始入張之去國遠更是行道未有事故鄭云變於始入

羣幣謂聘享訖以己物私覿私面

有司展羣幣以告　釋曰云羣幣私覿及大夫者上展君及夫人幣訖此言有司展羣幣故知是私覿及大夫者私覿者行君夫人聘享訖賔以私禮己物見主君云大夫者亦謂賔以己物面主國之卿必知私覿之幣是賔介自將己物者以經記上下唯有君及夫人聘享及問大夫聘之幣付使者之文不見有付賔介私覿之幣又案下文賔將還云遂行舍于郊公使卿贈如覿幣使

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還至本國陳幣于朝云上賔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注云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其禮於君者不陳公幣君之賜也私幣卿大夫之幣也至於賔反命訖君使宰賜使者及介幣以此言之彼國所報私覿之幣還與賔介明知私覿是賔介私齎行可知也夏官校人云凡國之使者皆供其幣馬鄭注使者所用私覿若然彼使者謂天子使卿大夫存頫

省問諸侯之事使者得之行私覿私覿之馬校人共之與諸侯禮異也

王畿千里逺郊百近郊半之

及郊又展如初　釋曰云周制天子畿内千里者周禮大司徒云制其畿方千里據周禮而言其自殷已上亦畿方千里商頌云邦畿千里唯民所止夏亦千里王制云天子縣内方千里鄭據夏時禹貢方千里曰甸服據唐虞畿内是也云逺郊百里者司馬法文畿方千里王

城面五百里以百里爲遠郊若公五百里中置國城面二百五十里故遠郊五十里自此已下至子男差之可知云近郊各半之者亦約周天子遠郊百里近郊五十里亦無正文尚書君陳序云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注周之近郊五十里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鄭以目驗知之若然天子近郊半遠郊則諸侯近郊各半遠郊可知也

〈音〉畿內道路皆有侯館遠郊或亦有勞

及館展幣於賈人之館如初　釋曰案周禮遺人職云十里有廬三十里有宿五十里有市有候館畿內道路皆有候館鄭云遠郊之內有候館者據此候館在遠郊之內指而言之不謂於此獨有也以行道之間停息故云小休止沐浴又得展幣也注云展幣不于賓館者爲主國之人有勞問已者就焉便疾也者若并在賓館則事煩不疾若展幣於賈人之館其賓館受勞問是以就賈人之館展幣便疾也案大行人諸侯朝天子上公三

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孤不問一勞諸侯自相朝無過
如朝天子遣臣相聘無過一勞此下文使卿近郊勞此
乃遠郊之内得有此勞問巳者謂同姓舅甥之國而加
恩厚者别有遠郊之内問勞也

上介出門西面請事入門北面告賔

上介出請入告注出門西面請所以来事也入告者入
北面告賔也　釋曰此時賔當在賔館阼階西面故上
介北面告賔也云每所及至皆有舍其有来者皆出請

入告于此言之者賔彌尊事彌録者道皆有廬宿市候之舍前士請事大夫請行亦當出請入告於此始言之者先士次大夫後卿以是先卑後尊今復見此言故云賔彌尊事彌録也

凡為使不荅拜不敢當其禮

勞者不荅拜　釋曰言凡者非直此卿為君勞賔不敢當其禮不荅拜聘賔亦初入大門主君拜賔辟不荅拜也如此之類皆然故云凡以該之至後償勞者與之荅

拜為己故也

此侯伯之臣若公之臣則受勞于堂

賔揖先入受于舍門內　釋曰知公之臣受勞于堂者案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大夫郊勞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是公之臣受勞於堂

賔在館如主人故勞者東面致命

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　釋曰賔在館如主人當入門西面故勞者東面向之也

大夫家臣稱老

授老幣　釋曰大夫家臣稱老若趙魏臧氏老之類也

儐勞者謂賔以來者為賔

賔用束錦儐勞者　釋曰云言儐者賔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為賔者凡言儐者謂報於賔今以賔館故賔若主人故云儐勞者即以勞者為賔故也

勞者稽首受儐賔亦稽首送幣

勞者再拜稽首受　釋曰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

首至地臣拜君法二曰頓首頭叩地平敵相拜法三曰空首首至手君答臣下拜法郊特牲云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今此勞者與賓同類不頓首而稽首故云尊國賓也下賓亦稽首送者以是爲君使故亦稽首以報之也

賓之使者執皮勞者從人訝受

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　執皮者是賓之使者執皮者得揖從出勞者從人當訝受之是以公食大夫禮

云賔三飯公侑食以束帛庭實設乘皮賔受幣賔出揖庭實出鄭云揖執皮者若親受云上介受賔幣從者訝受皮則此從者亦訝受可知也

主人與祝立少頃示有俟於神

主人立于户東祝立于牖西注少頃之間示有俟於神

釋曰案士虞禮無尸者出户而聽若食間此無祭事故云有俟於神

取幣降卷幣實于笲埋于西階東注埋幣必盛以器若

藏之然

儀禮要義卷十九

儀禮要義卷二十

宋　魏了翁　撰

聘禮二

王后勞賓有玉案竹簋此夫人惟簋盛棗栗

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纁裏有蓋　釋曰

自此盡以賓入論夫人勞賓之事夫人勞使下大夫者

降于君故不使卿凡簋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此則用

竹而方故云如簋而方受斗二升則同如今寒具筥者寒具見籩人先鄭云朝事謂清朝未食先進寒具口實之籩實以冬食故謂之寒具筥圓此方者方圓不同為異也案玉人云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彼有玉案者謂王后法有玉案并有竹簋以盛棗栗故彼引此為證此諸侯夫人勞卿大夫故無案直有竹簋以盛棗栗故下文云其實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

賔至外朝主人拚祧以俟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　釋曰自此盡俟閒論賔初至主君請行聘禮賔又請俟閒之事云至于朝者鄭云賔至外門者外門即諸侯之外朝故下云以柩造朝亦謂大門外為外朝也云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者此下大夫即夫人勞賔導賔入者也云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賔案覲禮云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鄭云且使即安不即言欲受之者彼天子以諸侯為臣

故使且安此鄰國聘賔不臣人之臣故言不敢稽賔

受聘享於太祖祧饗食於禰燕於寢

云遷主所在曰祧者此總解天子諸侯稱祧也云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者案周禮大宗伯序官守祧職云奄八人鄭注云遠廟曰祧又守祧職云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云廟謂大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天子有二祧以藏遷主諸侯無二祧遷主藏于

大祖廟故此名大祖廟為祧也云旣拚者少儀云埽席前曰拚拚者埽除之名云諸侯五廟王制與祭法文云則祧始祖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賔客者上尊者下文迎賔於大門揖入及廟門受賔聘享皆在廟此云先君之祧明下云廟是大祖廟可知是以於大祖廟受聘享尊之若饗食則於禰廟燕又在寢彌相親也此鄭義若孔君王肅則以高祖之父及祖為二祧

凡稱致館者有幣覿禮稱賜舍無幣

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　釋曰自此盡送再拜論主君遣卿致館之事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者案覲禮云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辭曰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受儐之束帛乘馬注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儐之者尊王使也無禮謂無束帛此云以上卿禮明有束帛致亦可知若然有禮則稱致覲禮不稱致無禮故也案司儀云諸公相為賔主君郊勞云三辭拜受拜受謂拜受幣又云致館亦如之鄭云使大夫授之君又以禮

親致焉亦是有幣可知又云諸侯諸伯諸子諸男之相為賔也各以其禮相待也如諸公之儀是五等相待致館同有幣矣天子待諸侯無幣則其臣來無幣可知據此文侯伯之卿聘郊勞致館有幣則五等待臣皆同有幣也司儀諸侯之臣相為國客亦皆有幣與此同若諸侯遣大夫小聘曰問下云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注云記貶於大聘所以為小也獻私獻也面猶覿也雖不言不致館略之耳亦

不致也又諸臣朝覲天子天子無禮以致猶儐尊王使

又五等自相朝主國皆有禮皆有儐故司儀云賔繼主

君皆如主國之禮鄭𤣥謂繼主君者儐主君也儐之者

主君郊勞致館饔餼還圭贈郊送之時也此等皆主君

親致館又云致館亦如之亦如郊勞時亦有儐矣以此

言諸臣致者皆有儐也若諸侯遣卿大夫聘王國有用

幣致館無儐也故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致館如

初之儀鄭注云如郊勞也不儐耳

賓在館如主人故迎卿先拜

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云賓迎再拜者賓在館如主人故先拜也卿不言答拜答拜可知但文略耳雖不言入言迎則入門可知言卿致命者亦東面致君命也云卿不俟設飱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者下直云宰夫朝服設飱不言致則此卿致館兼致飱矣致館有束帛致飱空以辭致君命無束帛者案下記云飱不致鄭注云不以束帛致命草次饌飱具

輕若然卿以空拜致飧既即退不待宰夫設畢也以不用束帛致故也又案司儀云君親致館至於致飧如致積之禮鄭注云俱使大夫禮同也以此言之致館致飧似別人者但致積在道致飧在館所致別人若致館與致飧同時致館者兼致飧無嫌也言俱使大夫者言積與飧同使大夫決君不親之義何妨致館與致飧一人也其臣致飧無幣其五等諸侯致飧則有幣案司儀諸侯相於致飧如致積致積有幣知致飧亦有幣也

食不備禮曰飱讀如魚飱素飱

牢夫朝服設飱　釋曰云食不備禮曰飱者對饔餼也生與腥飪俱有餘物又多此飱唯有腥飪而無生餘物又少故云不備禮也引詩傳者案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飱兮毛云熟食曰飱鄭云讀如魚飱之飱則詩飱與傳魚飱同是直食魚與飯為飱彼少牢小禮中不備此則兩大牢大禮中不備不備是同故引證一邊不備其實禮有異也春秋傳曰方食魚飱者案宣六年經書晉趙

盾衛孫免侵陳公羊傳

中庭之餕孰西腥東象春秋

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　釋曰云中庭之餕也者對下文是堂上及門外之餕也云象春秋也者腥之言生象春物生飪熟也象秋物有成熟故云象春秋也云鼎西九東七者九謂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膚鮮魚鮮腊東七者腥鼎無鮮魚鮮腊故七云凡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饔餼者如其死牢故掌客云諸

侯之禮饔餼九牢七牢五牢其死牢如飱之陳凡介行人皆有飱饔餼此則如介禮也是飱之死牢與饔餼死牢實與飱陳同亦於東階西階也云羞鼎則陪鼎也知是一物者此云羞鼎下饔餼言陪鼎故知一也陪鼎三則下云膷臐膮是也

堂夾所陳六八鄭唯言豆凡饌以豆為本

堂上之饌八西夾六　釋曰堂上與西夾所陳六八非一知六八是豆者凡設饌皆先設豆乃設餘饌故鄭云

凡饌以豆為本無妨六八之内兼有餘饌故鄭言簋鉶之等也凡鄭所云皆約饔餼故云亦如饔餼也鄭必約與陳饔餼同者以其陳鼎饔餼同知餘亦同也注八六者豆數也堂上八豆八簋六鉶兩簠八壺云云

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皆十車

門外米禾皆三十車　釋曰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皆十車者案掌客云上公之禮飧五牢饔餼九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四牢車米視生牢牢十車車

秉有五籔車禾視死牢牢十車侯伯飧四牢饔餼七牢其死牢如飧之陳牽二牢皆來視生牢牢十車禾視死牢牢十車是其義也云大夫之禮皆視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者知然者見下歸饔餼五牢饔三牢餼二牢饔三牢死牢也門外米禾皆三十車與死三牢同不取餼二牢生之數知義然

約少牢此五鼎此不數膚與祭異

衆介皆少牢　釋曰知亦餁者依上介知然知鼎五者

以賔九上介七衆介當五降殺以兩又約少牢五鼎此
亦少牢故知亦五鼎也知鼎實有羊豕魚腊與腸胃者
以上介無鮮魚鮮腊此又無牛故從羊豕以下數之得
五案少牢有膚此無者生人食與祭異故玉藻朔月少
牢五俎亦云羊豕魚腊腸胃不數膚也

此大聘是卿使下大夫

厥明訝賔于館　釋曰自此盡每曲揖論將行聘禮主
君迎賔向廟之事云此訝下大夫也者案周禮有掌訝

中士八人為之此訝下大夫非彼掌訝也案下記云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又周禮掌訝云凡賔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此大聘是卿故使下大夫訝也天子諸侯雖有掌訝之官朝聘之賔不使掌訝為訝直以尊卑節級為訝故云此訝下大夫也言以君命迎者凡舉事皆以承君命故知迎賔待君命也云亦皮弁者下文君及賔皮弁

朝聘主相尊敬故皮弁服

賔皮弁聘至于朝賔入于次　釋曰云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者周禮大行人諸侯朝天子各服冕服廟中將幣三享覲禮亦云侯氏裨冕在廟覲天子此諸侯待四方朝聘皆皮弁者入天子廟得申其上服入巳廟不可以冕服又不可服常朝之服故服天子之朝服諸侯以為視朔之服在廟待朝聘之賔是相尊敬故也知此皮弁是諸侯視朔服者以其玉藻云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是也云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為之者下記

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以賔位在西

陳幣有幕在主國廟門外

乃陳幣　釋曰有司入于主國廟門外者案下文行聘時幣在主國廟門外知在此也知有幕者以言陳幣如展幣明亦布幕陳幣也云圭璋賈人執櫝而俟者案下文云賈人東面坐啓櫝取圭鄭注賈人鄉入陳幣東面俟

此經擯者之數鄭以意解之

卿為至請事注擯謂至無擯　釋曰此擯陳在主國大門外主君之擯與賔之介東西相對南北陳之云其位相承繼而出也者從門向南陳為繼而出云主君公也則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者案周禮大行人天子待諸侯云上公之禮擯者五人侯伯之禮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三人今以諸侯待聘賔用天子待巳之擯數者以諸侯自相待無文鄭以意解之但天子尊得分辨諸侯尊卑以行之諸侯卑降天

子不敢分辨前人故據已國大小而為擯數且春秋又有大國朝焉小國聘焉又有卿出並聘之事則小國有朝大國法無大國下朝小國之禮若相聘問大小皆得若然待其臣據此文與待君等天子待諸侯之臣亦宜與君同也又案周禮大宗伯為上擯小行人為承擯𤣥禮嗇夫為末擯若待子男三人足矣若侯伯少一人待上公少二人一人二人皆以士充數

於所尊不敢質故設儐介通情

引聘義者案彼鄭注質謂正自相當故設擯介通情乃相見是敬之至引之者證須擯介之意也云既知其所為來之事者在道已遣士請事大夫問行郊勞致館之等是足知來事矣云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為禮為其謙不敢斥尊者啟發以進之者亦解所以立擯介通情及進相見之義也云於是時賓出次直闑西北面者案玉藻云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此謂朝君又云賓入不中門此謂聘賓云不中門則

此闑西北面者若然聘賔入門還依作介入時同亦拂闑也云上擯在闑東閾外西面者主位在東故賔在闑西上擯在闑東以擯位並門東西面故上擯亦西面向君

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

云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者此依大行人云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鄭注云所下者介與賔主之間是以步數

與介數亦降二等

天子諸侯交擯在大門外未迎賓時

注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云云　自此以下論天子諸侯交擯法云紹者亦謂使介相紹繼以傳命傳命即擯介相傳賓主之命也此交擯謂在大門外初未迎賓時案曲禮注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則秋冬受贄受享皆無迎法無迎法則無此交擯之義

若春夏受贄於朝無迎法受享於廟則迎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注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是正朝無迎法若然覲禮無迎法此云朝覲彼言覲者覲雖無迎法饗食則有迎法故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其法儀各以其等為車送逆之節故連覲也

門容二轍參个謂五門各容二丈四

云門容二轍參个者冬官匠人云天子五門匠人直計

應門直舉應門則皐庫雉亦同云二轍參个者轍廣八尺參个三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云傍加各一步也者此無正文但人之進退周旋不過再舉足一步故門傍各空一步丈二添二丈四尺為三丈六尺注此朝去三丈六尺者旁加各一步也云云

公迎賔不出大門降其君一等

公皮弁迎賔于大門内大夫納賔　釋曰云公不出大門降于待其君也者案司儀諸公相為賔公皮弁交擯

車迎拜辱出大門此於門内是降於待其君也云從大夫總無所別也者春秋之義卿稱大夫王制云上大夫卿是總無別也云於是賓主人皆裼者案玉藻云不文飾也不裼又云執龜玉襲下文行聘時執玉賓主人皆襲此時未執玉正是文飾之時明賓主人皆裼也

廟皆別門門有南北隅牆故每門有曲

公揖入每門每曲揖　釋曰諸侯三門臯應路則應門為中門左宗廟右社稷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其間得

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大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别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若然祖廟已西隔牆有三則閤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大祖廟門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有曲即相揖故每曲揖也是以司儀亦云每門止一相亦據閤門而言

凡入廟寢門賓必後君

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者以賓主不敵是以玉藻

云於異國之君稱外臣某故知聘賓後於主國君也言凡者非直聘享向祖廟若饗食向禰廟燕禮向路寢皆當後於主君故言凡以廣之

賓入拂闑不中門賓之介主之擯鴈行

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闑大夫中棖與闑之間士介拂棖鄭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闑大夫介士介鴈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擯者亦然又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閾鄭注云辟尊者所從也此經

謂聘客鄭君并引朝君欲見卿大夫聘來還與從君為介時入門同故并引之也云君入門介拂闑又云門中門之正又云卑不踰尊者之迹若然聊為一闑言之君最近闑亦拂之而過上介則隨君而行拂闑而過所以與君同行者臣自為一列主君既出迎賔主君與賔並入主君於東闑之内賔於西闑之内並行而入上介於西闑之外上擯於東闑之外皆拂闑次介次擯皆大夫中棖與闑之間末介末擯皆士各自拂棖如是得君入

中門之正上擯上介俱得拂闑又得不踰尊者之迹矣又云賓入不中門者此謂聘賓大聘大夫故鄭卿大夫並言入門之時還依與君為介來入相似賓入還拂闑故上注賓自闑西擬入時拂闑西故也云門中門之正也者謂兩闑之間云卑不踰尊者之迹者士以大夫為尊大夫以上介為尊上介以君為尊也云賓之介猶主人之擯者欲見擯介鴈行不別也

及廟門公揖先入省內事

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　釋曰自此盡公裼降立論行聘之事云公揖先入省内事也者曲禮云請入爲席彼卿大夫士禮是以鄭注云雖君亦然省内事即請入爲席之類也云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者言得君行一臣行二者案下文三揖言之初揖注云將曲揖謂在内霤之間在主君先立無過近於内霤間若然去門既近去階又遠也以此不得君行一臣行二下文受玉于東楹之間彼得爲君行一臣行二矣

不見大夫士入廟君未入時已在位俟

云公迎賔於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即位而俟之者上初命拜迎賔于館之時卿大夫士固在朝矣及賔來大門外陳介之時主君之擯亦在大門外之位君在大門內時其卿大夫不以無事亂有事當於廟中在位矣必知義然當見行事之時公授宰玉又云士受皮又云宰夫授公几皆是於外無事在廟始有事更不見此官等命入廟之文明君未入廟時此官已在位而俟公

食大夫以其官各具饌物皆有事不預入廟故公迎賓入後乃見卿大夫以下之位與此異也

賓已與主君交禮立近塾以俟命

賓立接西塾　釋曰云門側之堂謂之塾者爾雅釋宫文云立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者對在大門外時未與主君交禮直使擯傳命故去門七十步五十步三十步此將與君交禮故近門也云於此介在幣南北面西上者以上文入竟展幣時布幕賓西

面介北面東上統於賔今此陳幣賔在門西北面明介北面西上統於賔也云上擯隨公入門東東上少進於士者案下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更不見上擯别入之文明隨公入可知也知門東有士者案公食云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鄭云統於門者非其正位也故知此亦然以擯者是卿又相君故知進於士在士前也

大聘覲禮有几筵以廟受依神

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　釋曰云有几筵者以其廟受

宜依神也者此對不在廟受不几筵故下云聘遭喪入竟則遂也不郊勞不几筵注云致命不於廟就尸柩於殯宮又不神之下小聘不几筵注云記貶於聘是以記云唯大聘有几筵覲禮不云几筵文不具也又案曲禮注春夏受摯於朝受享於廟秋冬一受之於廟諸侯無此法四時皆在於廟亦無四時朝覲之别名同皆曰朝

賓至廟門設筵几與公食先設後迎

云賓至廟門司宫乃于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者此

對公食宰夫設筵加席几而後迎賓彼食禮與此異

天子諸侯設几筵皆在依前

知在扆前者案司几筵云大朝覲大饗射王位依前南鄉設筵几覲禮亦云依前諸侯亦然爾雅釋宫云牖户之間謂之扆但天子以屏風設於扆諸侯無屏風為異席亦不同

此常祭祀之席與周禮諸侯祀席異

云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右彫几者周禮司几筵

文彼諸侯祭祀席三重上更有加莞筵紛純不引之者文畧可知引之者證此所設者設常祭祀之席也

賔襲執圭以盛禮不盡飾以蔽敬

賔襲執圭　釋曰云執圭盛禮者玉藻云執玉龜襲注重寶瑞也若然云盛禮者以其圭瑞以行禮故為盛禮也云又盡飾為其相蔽敬也者玉藻又云君在則裼盡飾也注云臣於君所今聘賔於主君亦是臣於君所合裼以盡飾今既執圭以瑞為敬若又盡飾而裼則掩蔽

玉之敬故不得裼也云服之襲也充美也者彼注云充

猶覆也是故尸襲者為尸尊故去飾也不裼云執玉龜

襲也者彼注云重寶瑞也以龜玉為寶瑞若裼則盡飾

為蔽敬故引之證不裼也

上擯出辭玉以圭贄之重者

擯者入告出辭玉　釋曰知擯是上擯者案上相禮者

皆上擯故知此亦據上擯云圭贄之重者大宗伯云以

玉作六瑞君之所執又云以禽作六贄臣之所執總而

言之皆是贄故左氏傳云男贄不過玉帛禽鳥但君之所執為贄之重者也文公十二年左氏傳云秦伯使西乞術来聘襄仲辭玉賓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彼主人無三辭者文不具亦當三辭也

公先揖入此賓獨入而云三揖

三揖　釋曰前云公揖入立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賓後獨入得云入門將曲揖者謂公先在庭南面賓既入門至碑曲揖賓既曲北面賓又揖主君揖主君二者皆

向賔揖之再揖訖亦主君東面向堂塗北行當碑乃得賔主相向而揖是以得君行一臣行二

不必盡如晏子君行一臣行二之言

公升二等　釋曰諸侯階有七等公升二等在上仍有五等而得云君行一臣行二者但君行少臣行多大判而言非謂即君行一臣行二此文出齊語晏子辭

凡公拜賔辟此不言辟將進授圭

擯者進公當楣再拜注拜貺也賔三退負序　釋曰案

上文賓入門公再拜賓辟不答拜又下文云賓訝受几於筵前公一拜送賓以几辟皆言辟此不言辟故決之也案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及將幣客登拜客三辟授幣注云客三辟三退負序也者彼諸公之臣相聘之禮與侯伯之卿聘於鄰國之禮少異故也

公側襲受玉言獨為之見尊賓

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側猶獨也言側見其尊賓　釋曰凡襲于隠者案士喪禮小斂主人袒

于戶內襲于序東喪禮遽於事尚襲於序東况吉事乎
明知襲于隱者也云公序坫之間可也者士喪襲于序東
謂於堂東地上此則公在堂上堂東南角為坫鄭以意
斟酌隱處無過於序東坫北可也無正文故云可也云
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者凡廟之室堂皆
五架棟南北皆有兩架棟北一架下有壁開戶棟南一
架謂之楣則楣北有二架楣南有一架今於當楣北面
拜訖乃更前北侵半架於南北之中乃受玉故云南北

之中乃入堂深尊賓事故也云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者兩楹之閒為賓主處中今乃於東楹之閒更侵東半閒故云君行一臣行二也

禓降立　袒而有衣曰禓謂袒衿前上服見禓衣

釋曰云禓者免上衣見禓衣者案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禓之注云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衣覆之使可禓也袒而有衣曰禓必覆之者裘褻也詩云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

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裼衣象裘色也若然凡服四時不同假令冬有裘襯身禪衫又有襦袴襦袴之上有裘裘上有裼衣裼衣之上又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夏則以絺綌絺綌之上則有中衣中衣之上復有上服皮弁祭服之等若春秋二時則衣袷褶袷褶之上加以中衣中衣之上加以上服也言見裼衣者謂袒衿前上服見裼衣也故玉藻云裘之裼也見美也襲者掩之故玉藻云襲充美是也云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為敬非

盛禮者以見美為敬禮尚相變也者玉藻云執龜玉襲是禮之盛者充美為敬玉藻又云君在則裼盡飾也是非盛禮者以見美為敬據此二者是禮尚有相變也引玉藻者證禮不盛者以裼見美也

諸侯與其臣視朔行聘裘裼有同者

曰麑裘青豻褎絞衣以裼之引論語素衣麑裘又云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鄭并引二文者欲見諸侯與其臣視朔與行聘禮皆服麑裘但君則麑裘還用麑

褻臣則不敢純如君麛裘則青豻褎裼衣君臣亦有異時若在國視朔君臣同素衣爲裼故鄉黨云素衣麛裘彼一篇是孔子行事鄭兼見君臣視朔之服是其君臣同用素裼可知若聘禮亦君臣同用麛裘但主君則用素衣爲裼使臣則用絞衣爲裼是以鄭總云皮弁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言或素衣者在國則君臣同素衣聘時主君亦素衣唯臣用絞衣爲裼也案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布皮弁亦天子朝服與諸侯朝服同用十五升布

亦同素積以為裳白舄臣用白屨也云裘者為溫裘之為褻者案月令云孟冬天子始裘是裘為溫云裘之者則裼衣是也裼衣象裘色復與上服色同也

吉凶皆袒左惟受刑袒右

云凡禮裼者左者吉凶皆袒左是也是以士喪禮主人左袒檀弓云吳季札左袒右還其封大射亦左袒若受刑則袒右故覲禮侯氏袒右受刑是也

儀禮要義卷二十